

忆旧·古运河

电波的较量

| 张胜良 文 |

20世纪90年代初,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波斯湾打响,史称“海湾战争”。这场战争首次将大量高科技装备投入实战,给世界各国敲响了现代化战争的警钟。

海湾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,在我国华东地区某地演练场,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红蓝军电子对抗演习正在上演。这里没有战车的轰鸣,没有硝烟的弥漫,只有无数束电磁波在空中交织,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网。蓝方与红方,在这张网上展开了无硝烟的较量。

金桂飘香,秋意渐浓。太湖之滨的“皮旅”军营,仿佛被染上了一层金色的浪漫。夕阳西下时,我与战友袁接到命令,要求我俩在当日24点之前赶赴杭州某部报到,参与全军电子对抗演习的电视纪录片拍摄任务。

军令如山,我俩立即收拾行李和摄影器材,但前往杭州的交通工具成了问题。因临时紧急通知,司令部管理科一时派车有困难,火车又不像现在有高铁可直达,况且携带那么多摄影器材很是不便。参谋长当即决定,让我俩打的去杭州。经与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,以700元包车价成交,这价格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奢侈了。

沿途的风景在夜色中逐渐模糊,但我和战友袁心中的目标却愈发清晰。一路上我俩讨论着此次任务的展开与落脚点,反复推演受领任务后的文字内容和拍摄方向。时间在车轮滚动中缓缓流逝,4个多小时后,我俩终于在23点30分提前抵达驻杭州某部军营报到。第二天演习导演组让我俩参与各小组的讨论,熟悉掌握国内外最先进的雷达系统装备和参演部队的基本情况。数日后,我俩随演习部队前往广德山区集结。

云山雾绕,层林尽染,这里红叶与蓝天交相辉映,格外耀眼。

演习场上,全军通讯部队已严阵以待,各式电子装备整齐排列,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激烈较量。我和战友袁各自忙碌着,我负责摄影器材的调试准备,他负责文案策划、与演习导演组的沟通协调。“这次演习不仅仅是为了检验我军电子战部队的实力,而是要借鉴海湾战争的经验,提高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作战能力。”战友袁一边翻阅着演习资料,一边低声地与我说道。此时,我心中对电子战既充满期待,又有许多敬畏。

演习在晨曦中拉开了帷幕,阳光透过薄雾,仿佛给漫山红叶披上了一层金色霞光。我肩扛摄像机,用镜头捕捉着每一个细节。从指挥员的指令发出,到迷彩帐篷作战室的监控视屏;从士兵操作手专注的神情,到雷达显示屏上闪烁的数据,再到战场上的每一个变化。每一帧画面,都成为珍贵的记录,至今依旧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战友袁则用笔记录着每一个瞬间,他的文字流畅而生动,仿佛让人身临其境,目眩神迷。

演习过程中,电子对抗的激烈程度不断升级。红军电子战部队凭借高超的技术和战术,成功破解了敌方的通信密码,干扰了其指挥系统。而蓝军也不甘示弱,他们利用先进的电子防御系统,抵挡红军的攻击。两军相持,战况焦灼。在蓝军阵地拍摄时,我却意外地被蓝军“俘虏”了,由于我的特别通行证臂章不知何时掉了,警惕性非常高的蓝军哨兵视我为“疑犯”。我在解释身份未果后,他们要求我在蓝军所拍的资料必须立即消磁,以免泄露蓝军的秘密。此时,我只能要求蓝军向演习总指挥部确定我的身份。在等待的过程中,我内心忐忑不安,如果这不是演习,而是真实的战争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终于,总指挥传来了指令,确定了我的身份。重获“自由”的我,又重新履行起战地记者的使命。

山峦叠嶂,云层低垂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电子设备的微热气息。

我和战友袁穿梭在这片无形的沙场上,记录着红蓝双方这场电子波的较量,感受着未来战争的模样。

满山的红叶,如同战友的情谊,热烈而深沉。战场上,我俩结识了战友陈,他是天下第一军的作训参谋,在参加演习的同时,还负责协调我俩对红蓝两军的采访拍摄任务。他每天不但要仔细协调工作,还非常关注我俩的生活细节。周末他常常会偷偷地为我俩改善伙食,那时候的改善伙食,无非就是加一碟荤菜,但这份友谊至今依然回味无穷。

这场演习,虽无火药的硝烟,却充满了紧张与智慧,同样让人心潮澎湃。秋阳透过窗户,洒在剪辑台上,我和战友袁全身心地投入到专题纪录片的后期剪辑制作阶段。当我还在整理所拍素材时,战友袁已经把解说词的初稿完成了。以《电波的较量》作为此纪录片的片名,以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电子战为主线,力求全方位、多角度将演习的全过程真实地呈现出来。纪录片的每一个镜头的选择,每一句解说词的斟酌,都要求我们精益求精、尽善尽美。

在剪辑台上,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我俩一遍遍地观看素材,一遍遍地修改解说词,力求将这场演习的精髓和亮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数日后,当这部《电波的较量》纪录片呈现在首长们面前时,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惊讶和赞叹。观片时,每一位官兵仿佛又置身于那场演习中,感受到了参演将士们的智慧和勇气,他们仿佛也听到了那些电磁波跳动的声音,感受到了这场无形电波的较量。

对于我们来说,《电波的较量》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,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回忆。在这段经历中,我们不仅见证了现代战争中电子战的重要性,而且也收获了人生中不可复制的成长和友谊。这些经历和回忆将永远镌刻在我们心中,成为我们宝贵的知识财富和力量源泉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开开

| 阿依古丽 文 |

开开是我养的宠物猫,隶属英国蓝猫家族。如今,开开已经5岁了,虽然体重14斤,接近肥胖,但青春年少的开开跑跳起来依然灵活自如。

开开平日喜欢婆婆妈妈絮絮叨叨,像一位小管家。每当我煲汤时,看到压力锅冒出蒸汽,开开就会急吼吼地跑来叫我,是只喜欢替我操心的婆婆猫,常常让我很感动。记得有一天早晨,开开跑过来一声接一声地叫我,我知道一定又发生什么事了,一看,原来是我煮的粥溢出来,我关了火,开开才显出安心的样子,不紧不慢地摇着粗大的尾巴走了。每次开开做了好事,我给它的奖励就是陪它躲猫猫。我躲,它来找;或它躲,我来找。每当开开找到我,我还没来得及夸奖,它都会像撑竿跳高运动员一样,跳到墙上,再借助后腿的力量将自己弹出很远,一个急转身,飞奔到房间的另一头,我去找它,还没抬脚,开开已经躲在床下了。躲在床下的开开千呼万唤也不出来,我们的游戏都是以开开胜利而告终。先生说躲猫猫本来就是猫咪的长项,我们怎么能比得过开开?说的也是,甘拜下风,甘拜下风。

碰巧,一早在微博上又遇到两位爱猫人士,一位钢琴家,一位书法家,说起猫咪都来了兴致。那位钢琴家说:“我曾养过一只会弹钢琴的猫,它从钢琴上踩过的旋律很有哲学意味……”那位书法家也兴致盎然说起他家已故猫咪的趣事,他说:“那只猫咪看他写字时笔放到砚台里,猫咪也学他的样子把一只爪子放进砚台,他写字时,猫咪也在宣纸上走来走去,搞得纸上、桌子上、地板上都是猫咪的墨迹。”

猫咪一生孤傲、清高、宽容,遇事多以容忍了之,不轻易动怒,与主人始终保持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关系,再好的主人,它也不会完全依赖主人而活着,孤独地守候着自认为满足的生之乐趣。丰子恺老先生也曾说:“猫咪确能化岑寂为热闹,变枯燥为生趣,转懊恼为欢笑;能助人亲善,教人团结,即使不捕老鼠,也有功于人生。”是啊,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作家笔下,猫是一种神秘莫测而又奇妙迷人的生灵,足以勾起人们对猫的探究,引发人们思考人猫关系持久不断的热情。

前两天,与朋友们聊天,大家也谈起猫咪。一位朋友说:一个好作家必须有一只猫咪,爱伦·坡有一只猫咪,海明威有一只猫咪,马克·吐温有一只猫咪,布罗茨基有一只猫咪,博尔赫斯

有一只猫咪,村上春树有一只猫咪……说得也许言之有理。

时下,猫书、猫文、猫主题绘画、猫主题插画作品大量涌现,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、画家都一生爱猫、恋猫,不舍不弃,甚至成瘾成癖。从徐悲鸿到徐志摩,从梁实秋到夏衍,从杨绛到季羨林,现代画家、作家、文人、学者爱猫养猫者甚众。

陈子善先生是一位爱猫养猫人士,家里养了三只猫,讲起养猫经,可以说是滔滔不绝,而作为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,说到现代文学史上爱猫的同好,更是如数家珍,甚至为此收集整理文学艺术史上的此类作品,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专著——《猫啊,猫》。现代文学史上爱猫者众多,陈子善先生第一个就提起了著名学者胡适先生。胡适先生曾经养过一只名叫“狮子”的猫,1931年11月19日,著名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,同年12月14日,胡适先生在天津《大公报》上发表了一首悼念挚友徐志摩的诗,名字就叫《狮子》:

“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,/软绵绵的,它总不肯走。/我正要推它下去,/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。/一只手拍打着打呼噜的猫,/两滴眼泪湿了衣袖。/狮子,你好好好的睡吧,/你也失去了一个朋友。”

胡适先生的这首诗最后有一个脚注:“狮子是志摩住在我家时最喜欢的猫。”通过写猫,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好朋友徐志摩的怀念。

对于文人来说,养猫也常常成为他们反躬自省的方式,从猫身上,他们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,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作家朱天心写书《猎人们》强调:“本书写给不喜欢猫和不了解猫的人。”

猫总会给深陷喧嚣、浮躁、困顿之中的人们一些自省和远观自我存在及与周边建立信任、思辨和禅悟的契机……就像亲爱的开开,你怕我睡过头,每天早晨到我床边催我早起;怕我寂寞,你常在我腿边蹭来蹭去;怕我累坏眼睛,你挡住电脑屏幕,一脸满不在乎。我们也说话,凝视,承诺,有时,也相对无语。我们坚守着各自本真的世界,我们守护着各自的生之乐趣,面对这个我们并不太满意的世界,我懂你时,是不是你也懂了我?

又及:写此文时开开5岁,现在14岁了,开开依然活着,但已入暮年。猫生如人生,且过且欢喜,以此作为纪念。



茶亦醉人

插画 戎锋